

人真做 理真求 ZHENG SHENG YI ING CONG SHU 话真说
情真抒 ZHENG SHENG YI ING CONG SHU



声 音

丛书 吴非著

污浊也 爱 唱纯洁

黄河出版社



* T213382 *

真 声 音 丛 书

污 浊 也 爱 唱 纯 洁

吴 非 著



黄河出版社

责任编辑 胡耀武
封面设计 张振刚
版式设计 胡耀武

真声音丛书

书名 污浊也爱唱纯洁
著者 吴非
出版者 黄河出版社
〔济南市英雄山路 19 号 250002〕
发行者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 泰山新华印刷厂莱芜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200 千字
版次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 7-80152-097-1/I·019
定价 13.8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印装差错 厂方调换

序 言

◎邵燕祥

在新一代的出色的杂文作者身上，看不到那种“口欲言而嗫嚅”的可怜相了。

能够议论风生，谈笑风生，显示了一种思想的优势，洞察的优势，乃至人格的自觉，道义的自觉。

面对社会上不同层次的假、恶、丑，却不停留于情绪化的表达，而将义愤上升为理性的驳论，但笔端又能饱蘸感情，往往化为嬉笑怒骂；既不同于干巴巴的讲道理，也不同于一笑了之的逗乐的噱头：这就是杂文写作中议论风生、谈笑风生的境界。

风生，风生，生的什么风？

今天，此刻，窗外，风过处，风气中的悬浮粒子被刮得无影无踪，还我们一片澄明的蓝天。

在社会生活里，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希望将邪气浊尘一扫而空，这是虽善良而失之简单的奢望。对杂文的作用期望过高更是一定会失望的。然而杂文中的议论或笑谈，如果有助于澄清蒙蔽思想的沙尘，使我们心中呈现理性的蓝天，不是就大堪告慰了吗？

相形之下，那些“口欲言而嗫嚅”的文字自然可怜，而有些强词夺理或扭捏作态，企望障人耳目或想要把水搅浑的文字，则是可恶了。

真

我羡慕议论风生、谈笑风生的杂文，可以说有志于此久矣。每看到无论比我年长或比我年轻的作者之有如高屋建瓴，挥洒自如的文字，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有“不亦快哉”之感。

“真声音”丛书的六位作者吴非、张心阳、朱铁志、杨庆春、刘洪波、潘多拉，都比我年轻，比我“冲”。读他们的杂文，多数让人感到痛快。痛快痛快，痛而后快，非不痛不痒之作可比也，不亦快哉！

出色的杂文作者越来越多，成方阵地涌现，使假冒伪劣的所谓杂文无所遁形，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1999年2月于北京

；

站在巴金的铜像前

(代前言)

每天都会想到巴金，因为每天都要路过巴金的铜像。我供职的这所学校是原东南大学附中（后来的中央大学附中），巴金是这个学校1925年的毕业生，校友们自发为巴金立了这尊铜像。

人们对这尊铜像的评论很多，有人认为这是冷峻的巴金，有人认为这是愤怒的巴金，有的说表现了巴金的凝重，有的说这是“巴金在期望”。底座上镌刻着巴金的题词：掏出心来。看到这句话，就想到丹柯擎着那从胸膛里掏出的、驱散了黑暗的心。巴金在痛定思痛后喊出这句“掏出心来”，真诚地希望文人不再以瞒和骗混世，人间不再有以逼迫别人说假话为乐的残暴。凡是经历过不平凡年代的人，尤其是一个思想者，大约都会从这句“掏出心来”中咀嚼出凝重来。

年轻时读过许多反映地下革命斗争的文学作品，敌人在审讯被捕的革命者时，无论是用“老虎凳”还是“灌辣椒水”，就是想逼革命者说真话。人本当说真话，偏偏在黑牢的严刑下要“坚不吐实”。黑暗散尽，天终于晴朗，有的人却不愿意说真话了。因为有人不想听真话，说假话也就成了时尚，直至说假话成性，即使你能营造出说真话的环境，让他说真话，他已经不会说了。

中国人相处，感到够朋友，要讲点义气，就会说“我对你

说句真话”——说真话就像请客一样，足以表示慷慨。过年说好话（有的地方叫做“年话”），甚至虚情假意，以讨吉利，这无所谓；可是官场积弊，以“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为训条，社会风气必定江河日下。如同“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一样，真诚和善良也成了“幼稚”的代名词。多少年间，总是说真话者罹祸，动辄沉冤几十年，株连一门，而没听说因假话倒楣。这，就是一种最有效的诱导。

站在巴金的铜像前，想起了另一个人，这就是同样在这所校园里读书的巴金的同学胡风。关于胡风的沉浮，似乎不必赘言。七十多年前，他们从这校园里走出去的时候，大约再也没想到各自在晚年回忆一生波澜时，会有那样严肃而沉痛的思考。作为文学家，他们都为“说话”付出了代价。

人的一生很短暂，不要再去操心自己的声音对别人而言是入耳还是不入耳，只要你发出的是真诚；不必再计算自己的荣辱，只要你能想到社会的公正。我的朋友说，他一说假话脸就会红，我祝贺他身心健康——因为很多人早就丧失了这种生理反应了。一个人有自尊，就应当害怕别人问“你为什么脸红”，害怕儿孙问“你那时干了些什么”，害怕董狐和司马迁的直笔，害怕后来的杂文家拿自己当例子，害怕被写进后世的教科书……

富有喜剧色彩的故事总是可以随处听到。我常想，我们凭什么要求人家和我们作一样的选择？我们凭什么总以为每个人都会服从生活的公理？我们凭什么总以为人们都应当一样爱美好、爱善良，只说真话？比如，你有把握能让一个贪官变得纯洁吗？你有把握让一个名利狂变得淡泊吗？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笑；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小

心眼儿，更可笑。我想说的是：千万不要以为所有的人都与你一样率真。我们在这里谈说真话，一定会让一些人有所不快；也许他们又要居高临下地对我们说：“真话并不等于真理！”——不错，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肯定不是真理，对吗？

作者
1999年3月于南京

真

目 录

序 言	邵燕祥 [1]
站在巴金的铜像前(代前言)	作 者 [1]
· 鼓角横吹 ·	
看“同志”腐败	[3]
珍藏着的“爱戴”	[5]
一说一大套	[7]
“超标”的“灵魂”	[9]
论“顶风作案”	[11]
是结婚还是“劫婚”?	[13]
食物链	[15]
“鬼城”公关小姐如是说	[18]
“为了一个字,多出多少事”	[20]
污浊也爱唱纯洁	[23]
一块手表出故事	[25]
“文革盲”	[28]
没事找事	[30]
官大而诗工	[32]
论“地保主义”	[34]
谁是马克思	[37]
何方香客意惶惶?	[40]
袁隆平是谁?	[43]

ZHEN SHENG YIN CONG SHU

这里有一尊雕像	[46]
“惨胜”之后的思索	[49]
发誓不是打喷嚏	[52]
是谁“造福”?	[55]
且看封建遗毒	[57]
你干吗要我“深思”?	[60]
何必念“旧”	[62]
不幸目睹封建	[64]
皮罗多先生不在中国	[66]
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	[69]
论“你为什么不到北京去告呀?”	[72]
论“首次受贿”	[75]
台下的视野	[77]
无法解读	[80]

·世相漫笔·

“选妃”丑史忆旧	[85]
论“主子意识”	[88]
他们是被下属“带坏”的吗?	[91]
你敢不敢说“不咸!”	[95]
坑边演义	[97]
听文章匠布道有感	[100]
“三气”扫描	[102]
遥望萨拉热窝	[105]
何必当街招摇?	[108]
“临界年龄”	[111]

ZHEN SHENG YIN CONG SHU

目

卖豆腐搭渣	[113]
“黄金床”与“牛奶浴”	[115]
月饼的盒子	[117]
铜牌成璧	[119]
关于富翁的“原始积累”	[122]
白首回眸说荒唐	[124]
秀才的尴尬	[126]
“做官”就不能“做人”了吗?	[128]
可怜的“贵族”	[131]
“知心”的礼物	[134]
和尚自远方来	[136]
白干活的“面子”	[139]
“四个轮子一把刀”的兴衰	[141]
流氓的流向	[143]
眼泪为谁而流	[146]
从新闻想到旧闻	[149]
是 cháng 还是 zhǎng?	[151]
字啊,字	[154]
人名成财路	[157]
姓公姓私之外	[159]
且说名人的“想挤公共汽车”	[161]
读“传记”,添糊涂	[163]
蛤蟆与马	[165]
人过五十被“发现”	[167]
“洋作业”的启示	[169]

目
录

ZHEN SHENG YIN CONG SHU

面孔的标准 [172]

虚张声势的“号称” [174]

· 浮生感悟 ·

“捧”与“掏” [179]

黑牢中的目光 [181]

寂寞之处说寂寞 [183]

传世文章·神医与木鸡 [185]

沉睡的群山 [187]

信誉比金钱更重要 [189]

自尊是自身素质 [192]

晓峰岭下 [194]

守时 [196]

“箱”边闲话 [198]

论“老二主义” [200]

渺小与短暂 [202]

尊卑贵贱 芸芸众生 [205]

谈“看客现象” [208]

颤动中的反省 [210]

“条件反射”的无奈 [212]

教授与木匠的对话 [214]

关于“过犹不及” [217]

“谦虚使人骄傲”论 [220]

“豪迈”的食堂 [222]

警惕这种买卖 [224]

雨花台下 [227]

ZHEN SHENG YIN CONG SHU

目

录

吃花生	[230]
腰杆	[232]
焦头烂额为上客	[234]
何必从俗?	[237]
不敢祝升官	[239]
变脸亦有理	[242]

·长夜觅火·

邑有流亡愧俸钱	[247]
阳山碑材前的断想	[249]
禄也不及介之推	[251]
光宗耀祖的艰难历程	[253]
“隆中决策”场地档次论	[256]
“士卒不尽饮”不近水	[258]
骄吝损才德	[261]
论“吃饭有奖”	[263]
《水浒传》的不幸	[265]
“纳谏”新说	[267]
“相府家人七品官”	[270]
奸雄就在窥孔的后面	[272]
阿Q瞄住了“宁式床”	[275]
听鲁智深喊“散伙”	[277]
孔子疑颜回	[279]
看和尚晾牛仔服	[282]
面包车后有“下效”	[284]
且说“杠杠”	[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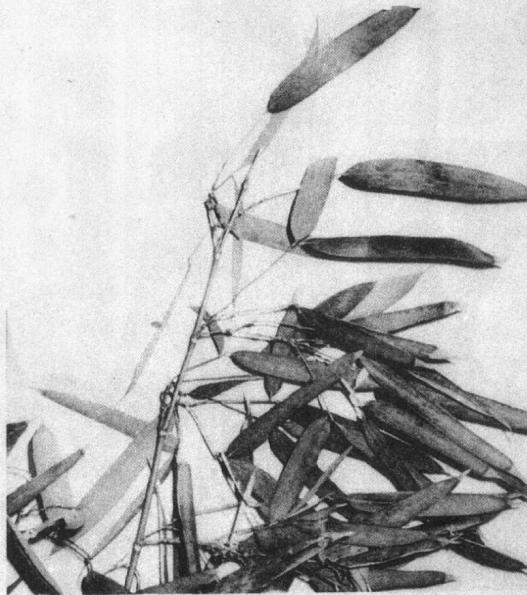
真

ZHEN SHENG YIN CONG SHU

- | | |
|--------------|-------|
| 天空只能是“蓝蓝的”吗？ | [288] |
| “超前”与“接轨” | [291] |
| 读《越州赵公救灾记》 | [293] |
| 雨中的呆子 | [295] |
| 淡泊成假出闲人 | [298] |
| 谁将是唐僧的“二把手” | [301] |
| “以骨招马”非易事 | [303] |

鼓 角 橫 吹

GUJIAO HENGCHUI



任何腐败现象都是以损害、侵犯人民利益为特征的，所以腐败是一种反人民的罪行。

看“同志”腐败

看到令人糊涂的文字，有时我愿意把它记录下来，一是为备考，二是可以作为向社会请教的借口。然而时间长了，也会积淀成久疑不解的难题。譬如，在我看来，“同志”，是非常崇高的字眼。为了理想而一同出生入死，为了大众的利益而同甘共苦，在艰难困苦中，一声“同志”能让人从血与火中奋起，一声“同志”也能告慰在征途上倒下的战友……因而我一向以为“同志”这个称呼对素不相识者是不可滥用的，更不用说对鄙俗小人了。然而就有不可思议的事让你难受。某省报道了一起挪用挥霍公款案，这个“公路建设指挥部”的一些干部挪用建设经费二百万元，买轿车，送礼，吃喝，卷入这场丑闻的，处以上干部就有二十多人。这件事的性质，早就不是什么“不正之风”了，而后来的“严肃处理”，只不过是几个小官的撤职和“行政降级”而已。最让人感到不解的是：报纸公布的“处理决定”中，对这几个挥霍了二百万元人民血汗的腐败分子一律郑重其事地称之为“同志”！——这个“同志”放在这里无比刺目，这是要告诉人们一点什么呢？

腐败是一种反人民的行为。他肆意鲸吞挥霍人民的血汗，和人民作对，而你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地称他“同志”！

直